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卷之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

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

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維鄭詁解云滑稽也稽同

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淫水流自出稽

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秦稽凝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考較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秦第十爵名使將而伐曲沃

正義曰故城在陝州西十二里也盡出

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東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

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始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

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

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其茂攻韓拔

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

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

戰國策以仇酋為九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谷名原仇山亦名仇

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

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遺之廣

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兵

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

楚其實龍森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

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

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楮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

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

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也今伐蒲入

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

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

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

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

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是成是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

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史記及傳十一

史記及傳十一

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樗里

其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事

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明者學百家之

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

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其茂定蜀還而以其

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謂其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矣其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

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其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

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其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鮌

竊帝之息壤以地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也其茂至王問其故對曰且

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入矣索隱曰上黨南陽

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谷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度反昔

曾參之處費音秘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主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術正義音釋二人者挾

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

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一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

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

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

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

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

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

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

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

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

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

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

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

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

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封小

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

闕烏曷反

於秦

正義曰公仲恐韓王欲將私徒往宜陽闕向壽也

願公孰慮之

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

公仲

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

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

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

甘茂黨韓魏同也

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君公也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

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

彼有以失之也

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亦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

正義曰言秦上雖愛君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

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

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正敗是自為責

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

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

如此則無

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

茂韓公之讎也

正義曰韓氏必先與韓人故韓為向壽之讎

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其欲韓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

反宜

陽之民

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

今公徒收

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

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

不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

爭彊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

此利於秦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

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

遂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

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

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鄭氏云講甘茂之

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

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史記已列韓上

史記已列韓上

史記已列韓上

史記已列韓上

史記已列韓上

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
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
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
矣自轍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
二說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
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
其執具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
曰劉
佗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
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
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
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主臣故辭而

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

覲之索隱曰處
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復
音福以市

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曰昭王二
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環○
索隱曰休緣反又

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
緣字○正義曰許緣反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

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

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

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

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
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向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
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
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
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主親也少與之同衣

長與之同車以聽事主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
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
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
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
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
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
能行之正義曰汝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
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
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
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
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索隱曰應

侯范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

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文信侯乃入三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

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曰：齎音側，奚反，二音賈。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為州，也在幽州西北。正令秦有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

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

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問閭顯名，諸侯重

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楚，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甘羅年

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

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

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樗里子甘茂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卷之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芊氏曰芊八子也其先楚人姓

芊氏 正義曰芊云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

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

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

先武王死 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

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

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

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各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

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涇陽君

曰名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

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

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

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

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

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

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而逐武王后出之魏

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樛里子死

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

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請以

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謂

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

請為公毋急秦秦主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

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

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

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

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

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

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

廣云作陰陶陰字本場或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

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

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

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

富於王室昭王二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

魏走芒卯

上莫卯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字

陽○正義曰竹書云

宅場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

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刃示○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

國殺子良

索隱曰衛之故國也楚立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立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

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

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

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侯之國也而毋

親魏蝨食魏氏又盡晉國

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蝨食

魏氏盡晉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如入北宅

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

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

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

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

求秦質子恐不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

然必被秦欺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

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

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如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

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天下三十萬以三

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尋臣以

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

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

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

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

曰定陶近大梁穰在攻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

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此日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

孰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

罷梁園。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北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

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如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

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

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伐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敝并邑之五

曰正義曰謂齊王也

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

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

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

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

正義曰今

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并敗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

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

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

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

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

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

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廣其陶

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主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穰侯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史記卷之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

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

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

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太尉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駟案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各乾河里但有故溝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比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

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

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

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

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遂

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

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二十四年白

起攻魏拔華陽走芒郊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

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

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由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

北三十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

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

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

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

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

如以上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

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

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徐廣曰屬

穎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夏閼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穎川無閼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

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穎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齮音紇攻韓取上黨上

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法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

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

四月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

城一名都尉城今各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郡也七月趙軍

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

曰一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齮奪趙西

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

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

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

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

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

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

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

哥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

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正義曰趙壁亦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

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

日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

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

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

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

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

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

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
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
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
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郤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立
徐廣曰平臯有邢立。正義曰邢立今懷困上黨上黨
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首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

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

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

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

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

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正義曰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曰正義曰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

其兩反

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

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

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

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駭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向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掇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向稱奇哉若後之役或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

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

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

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音薊秦使翦子

王賁擊荆也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荆兵敗還擊魏

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

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

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

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
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
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地各也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各也
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

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各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
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
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
雖病獨忍奔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正義曰罷音悖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
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

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負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徐廣曰善一作苗○索隱曰謂使者五度又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剽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今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

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

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徐廣曰切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迹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平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史記卷之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史記卷之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敝大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

齊卿鄒兖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
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
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
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
也萬姓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
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
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
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
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
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
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
判以來五德轉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
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是有裨海環之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曰裨人民禽獸莫
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
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始故此文
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王公大人初見其術
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助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
懼然顧化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

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徹席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

如燕昭王擁彗先區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止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

故武王以仁

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

史列傳十四

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

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此豈有意阿世

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

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

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

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

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涸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

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

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

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

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

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

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

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

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

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

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

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比目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

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

漢宣帝之諱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

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亂

調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

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

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各音如字謂盛脂之器

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田駢之屬比日已

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潛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

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

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劇列大夫康莊

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

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

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

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

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

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

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

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

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

比百四十里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

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及劇辛也

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文志李悝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

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各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

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各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

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若墨

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

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

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扎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誑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或曰並孔子時或

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卷之七十五

黃門

維

孟嘗君文宣王庶弟也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

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

田忌懼龍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

年由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

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

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

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

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宣

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

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承月之

威宣二王文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縮是歲梁惠

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

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楚威王

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

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

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

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

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初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

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

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

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

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

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

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

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

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

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

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

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

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

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

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

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比見使人請

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

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

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

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

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屑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也以故傾天下之士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

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

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
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愛客無所擇皆
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
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
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
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
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
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
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
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
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
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
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
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

君患之徧問交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

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

藏在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

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

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

也驛券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秦昭王

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

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

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

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

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

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

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

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

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屠王遣孟嘗君至則以

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而借兵食於

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

齊身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正義

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

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

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

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

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

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

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

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

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

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三

反而不致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

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

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

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

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

言子盥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
明子盥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盥君果無
反謀乃復召盥君子盥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
乃謂盥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
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相呂
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
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
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
相秦之亡將蘇代謂盥君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又禁天下
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人口則親弗齊無秦則天下集
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子盥君
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盥君盥君懼乃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五口聞秦欲以呂禮收齊
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
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
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
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
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盥君必重
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

史記列傳第五
七

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

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子嘗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

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

也初馮驩音歡復作煖音許表反聞子嘗君好客躡僑而見

之索隱曰僑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

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分負身歸於君孟嘗君

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目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

猶有一劍耳又蒯綆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綆

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躡之前綆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綆也

彈其劍而誦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子嘗君遷

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

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

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傅舍長
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
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
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
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
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
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
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
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

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
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
謹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
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
之齊為會曰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
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
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
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
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

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
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
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
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
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
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
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
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
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

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
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
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
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
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
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
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
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子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北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入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子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子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

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子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

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

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

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曰過光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

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言有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今君失

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

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
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強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五

程